商界與娛樂圈共籌善款
名人明星網球挑戰賽
下月廿四日維園舉行
阿叻不肯透露娛界名單 鄭文雅望夾個好拍檔

鄭文雅、陳百祥和陳山河昨天出席「名人明星網球挑戰賽」，是次籌款活動由「香港網球基金會」主辦，於下月二十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舉行。

此挑戰賽的成員共三十二位，十六位來自商界，其餘為娛樂圈中人，由鄭文雅、陳百祥率領出賽。對參加是次比賽餘下的十三名演藝中人的名單，阿叻要賣個關子，他說暫不想讓商界人士知悉。其實是次賽事的形式皆為雙打制，由商界和演藝界配成一對，並不存商界或演藝界哪方勝出。阿叻說，除了賽事之餘，還有四項競技遊戲，此遊戲有分勝負。阿叻滿有把握說，屆時演藝界一定贏梗，因商界人士較斯文，玩遊戲時一定不像演藝界中人如此放。

鄭文雅喜歡運動，網球是其中之一項，她說學打網球已久，但平時很少練習，皆因難找對手，她說一向以來找對手打網球，全是男士，皆因懂打網球的女性還是不多，她也不曾與圈中的男或女藝人作賽，故此她不知誰是網球高手。對於自己的球技，鄭文雅有信心，如現在開始動力練習，屆時不難發揮蠻好的球技，不過她担心不知誰是拍檔，她希望屆時有個好拍檔，大家合力奪取獎項。

是次所籌的善款，將撥入兩個不同的機構，由商界方面籌得的善款，撥入網球基金會，而演藝界的則撥捐香港公益金。

張艾嘉與關錦鵬都是對電影充滿熱誠的人

張艾嘉辦「果實基金會」
片語台舊存保作用項款
自捐八十萬台幣望更多熱心人解囊

熱心人熱心事

張艾嘉本月二十日返台灣開記者會，宣傳她的「果實基金會」，此基金會是為台灣電影圖書館籌款。

據張艾嘉表示，本來電影圖書館是由台灣新聞局負責管理，但將撥歸文化部，新聞局不再管理，目前正處於尷尬時期，但台灣有許多五、六十年代的台語片正面臨毀滅的危機，必須加以保存，張艾嘉早前將自己拍廣告的錢設立了「果實基金會」，如今正好用在這方面。

一班大學生將一些被電影公司拋棄在片場的片重新修葺，目前共有五十部舊片，需要用樂水逐格將菲林洗一次，抹乾淨後翻拍，用作保存，每部片需用台幣八萬元，張艾嘉自己會捐出八十萬台幣，其餘的她希望其他有錢又熱愛電影人士慷慨捐款。她不希望開口叫人捐錢，所以不會搞太多籌款活動，希望有心人自願支持，這是大家出錢有力出力。

吳念真等人都願意在技術上幫忙。據知中國大陸對電影保存得很好的。她希望台灣影人都要為電影業做點事。

陳山河、鄭文雅和陳百祥皆喜歡打網球。

短鏡
《人在紐約》排三月上映

電影《三個女人的故事》現已易名為《快樂的小鵝》一場動作場面，其中一名女演員張容拍攝玻璃時被蔴地拍《人在紐約》，由關錦鵬執導，張艾嘉、張曼玉及斯琴高娃担綱演出。

《人在紐約》是目前第一部勇奪最多金馬獎項的港產片，獎項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攝影、最佳剪接、最佳錄音、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原著音樂及最佳服裝設計共八項。

《人在紐約》已定三月一日排利舞台院線上映，而關錦鵬說前幾天已開始心情緊張，仲失眠睡！

近日拍戲演員連番受傷
霍耀良話要拜神

霍耀良昨日在油蔴地拍《快樂的小鵝》一場動作場面，其中一名女演員張容拍攝玻璃時發生意外，被糖膠玻璃割傷下巴，當場流血不止，霍耀良為安全計，立即將傷者送入醫院診治。

霍耀良稱，昨日一場戲是該名女演員感情戲，她因對劇情太過投入，用力過猛撞向玻璃被割傷，女演員在此鏡頭是正面入鏡，所以不能用替身，發生受傷意外，他亦十分抱歉不安。

《淚眼煞星》早時在銅鑼灣拍一場跳天橋的動作戲，連續兩次發生龍虎武師受傷事件，霍耀良說該鏡頭難度說高不高，因為要從五層樓高處躍下十多呎的行人天橋頂，以龍虎武師身手，十多呎距離絕非問題，但因為是行人天橋頂，高處看下感覺猶如從五樓跳下，心理壓力甚大，才有兩度意外發生。

王祖賢往日本拍劇集，只為增加知名度。

影話
鄭則仕無必要自認「低威」
列乎

鄭則仕對《富貴兵團》的「失敗」表示「內疚」——這是他在接受報紙訪問時說的。聞報後覺得奇怪，鄭則仕何以出此言？

鄭則仕說，該片由最好的兩個編劇王晶和黃炳耀合作寫成，又有劉德華、梅艷芳、洪金寶、譚詠麟等大批明星聯合演出，結果，只落得在賀歲港片中票房名列第三，是失敗的，是他作為導演的責任。

一部影片的成敗與否，導演當然是主要責任者。然而，情況並非一概而論。許多批評指出：《富貴兵團》的「失敗」在於故事。事實上綜觀賀歲港片的成績，四部片均是如此，只是《三人新世界》在這四部片中相對地較完整、人物較豐滿些而已。《富貴兵團》的「弱續」其實主要在影片本身的構思上，既要大堆頭，又要讓明星們有時間（九十分鐘內）儘可能地表現角色，已是一個難題。因此，王晶、黃炳耀基本上的責任就是要讓這羣明星能較平衡地分担角色，而重點放在藝能旗下的兩名「大牌」身上——即劉德華與譚詠麟。要做到這種均衡已不易，那麼，就很難苛求這個劇本十分精彩，劇本本身的先決條件已經不足了。結果，情節的推進便要將就着進行。因為是賀歲片，片中不少演員也是另外一些影片的演員，又存在着檔期的問題。例如電影的制度問題。制度及運作造成迷信「卡士」，為了遷就「卡士」，劇本又要東度西度，左右逢源，於是使影片的故事「賣到來就食」，製作人也迷信「船到橋頭自然直」，很容易就在七拼八湊之下完成一部片，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因此，鄭則仕這番公開表態，自認「低威」實在大無必要，重要的是檢討香港電影本身制度。

三個女人的故事

印象中，關錦鵬、邱戴安平這個組合拍的女人戲，似乎沒有哪一個女人有真正愉快的生活。《人在紐約》的三個女人，也一樣，沒有一個是心境舒暢的，她們既有自己想擁有的，但亦有所欠缺的，在心境上，她們欠缺的比擁有的更抵觸情緒。

張曼玉是與家人一起由香港移民到美國的，她是個頗自信有作為的年輕女人，有天倫之樂，有事業發揮，她應該有滿足感了，但她却因為有同性戀傾向，使她陷於苦悶。

斯琴高娃這個由大陸移民到紐約，又下嫁了一個土生華僑的女人，有了歸宿了，但因為接母親去紐約的問題，與丈夫有不同見解，她又陷於極度的痛苦。

張艾嘉呢，是台灣移民，她適應了美國的生活，但事業上未遂心意。

三個女人碰在一起，起先互相排斥碰撞，但終於在心境苦悶下，又一起借酒澆愁。影片寫這樣三個女人的故事，但她們背後的家人，又是大陸、香港、台灣一些民風生活的縮影。

關錦鵬的女人戲，以這部有較深較廣的觸及面。

米綠

電影創作人難美算体倍
關錦鵬戀愛多次失敗

關錦鵬擅拍女性心態電影，曾經與不少影圈靚女合作，不時與靚女接觸，關錦鵬却從未有觸電感覺。

關錦鵬大談感情史，他坦言過去曾經有過三至四次戀愛經驗，感情維持最長的一次是三年，當時他正着手籌備《女人心》，倆人之間已出現問題，後來電影開拍，他完全沒有私人時間，最後也是分手告終。

站在電影創作人立場，關錦鵬坦言要找伴侶甚難，主要是因為電影創作工作將所有時間完全佔據，事主要希望見識日本人拍戲的方法，況且她喜歡日文，她以往曾學過日文，相信練習一下，便可把忘記了的日文記回來。

王祖賢接拍
日本電視劇
酬勞雖不理想 勝在可以見識

王祖賢憑《倩女幽魂》一片，在韓國大受歡迎，成為本港罕有的女星中可以賣埠的一個。她認為演員有賣埠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起碼受電影公司歡迎，從而片約也多些。她希望拍完這部電視劇後，有助她在日本的發展。

聞開拍《七公主》
李麗珍飾薛家燕

影圈中人有意開拍電影《七公主》，屬意由李麗珍演薛家燕。李麗珍說她只從報紙中知悉此事，現在只屬構思階段，未必可以成事。李麗珍說若真要拍《七公主》，如劇本理想，她一定會演出，但在影圈多年，她聽聞太多女星爭戲、鬥氣等事件，每逢人多便一定有麻煩發生，恐怕不容易安排。

李麗珍公開與錢嘉樂拍拖，情人節却未能見面，因她要開早班，嘉樂却拍夜班，兩人已經一個多星期未見過面，反而在情人節時收到其它男朋友送的花，她告知錢嘉樂時，嘉樂的語氣亦有點酸溜溜，問她到底是誰給她送花，她却偏不肯告知，嘉樂給她氣得七孔生烟。

光電光電

李麗珍雖有情人，却未過甚平常的情人節。

李麗蕊周身損傷
拍《快樂的小鵝》

李麗蕊拍《快樂的小鵝》有不少動作戲，她大嘆足準備功夫、資料搜集等，不想令觀衆失望。

與無綫約滿之後，有不少電影公司找她拍新戲，李麗蕊現正物色經理人，希望可以協助安排工作，她自認最怕交際應酬，尤其是面對片酬、稅務等數目字，簡直不知所措，她選擇的經理人公司，原則希望是小型公司，因怕大公司人太多，很容易被忽視，小公司在溝通上可以更有默契，拍《學校風雲》時與林嶺東、南燕等一班人相熟，她原則上希望可以加入銀獎，應該有一定發展。

萬花筒

李麗蕊拍《學校風雲》李麗蕊得到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她坦言上次得獎對她壓力甚大，因為外間對自己有期望，所以在拍戲前要做前還要拍一場被强姦戲，不是她被人强姦，而是她吃了「弗得」之後在大牌檔强姦其他人，她笑說經此一役，形象肯定大損，最慘是拍該場强姦戲時雙脚撞向旁邊的鐵皮角，翌日便受感染而發炎，幸好經過診治後已無大礙。

憑《學校風雲》李麗蕊得到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她坦言上次得獎對她壓力甚大，因為外間對自己有期望，所以在拍戲前要做足準備功夫、資料搜集等，不想令觀衆失望。

周星馳與吳君如扮B哥B妹的烟熏狀。

齊秦首次送花即遭遺棄
王祖賢不愛鮮花重品格
牢記教訓 今年情人節贈她首飾

齊秦在情人節那天來港，甫下機即與女友王祖賢匆匆吃過飯，便各自忙於工作，他送給女友情人節禮物要保持神秘，只透露乃首飾類，而女友則沒有送禮物予他。

原來鮮花攻勢對祖兒起不到作用，祖兒十分討厭花，齊秦猶記起初認識女友時，不知就裏便送花給祖賢，可是對方接過後便立即將之遺棄在一角，及後他知道祖賢對送花一招覺得老土極了。而祖賢份人着重男友的品格多於禮物。

齊秦笑言，情人節那天看見四週女孩子日子不興送鮮花。

下屆王傑首次在港舉行演唱會，齊秦謂王傑本身有廣東歌曲，可以用廣東話與台下歌迷打成一片，而自己受到語言局限，若計劃在港開個唱要花很大準備功夫，一定做到有親切感覺，齊秦正努力學習廣東話。

本月十九號，他前赴星洲公幹，原定計劃六月二日再到星洲演唱，不過齊秦希望四月開始作世界巡迴演出，首站是新加坡、國內、美加、香港，結尾是台灣一站，現在視乎星洲方面檔期而定。

齊秦憧踏足過廣州一次，是次乃欣賞梅艷芳演唱會，故此對國內印象不深，其實內地有不少地方他也想參觀，尤以東北黑龍江，因他家鄉正在東北。

楊美儀在影圈發展有好開始

肥減避聲裝宜欣
沈殿霞啼笑皆非
教女導兒拍戲如教海豚

肥肥在加拿大的醫生日前專程來港探望欣宜，當他看見欣宜時，不禁嘩然，被她的肥胖身軀嚇了一跳，立刻對肥姐說欣宜超磅矣，提議欣宜減肥。

肥姐告訴記者，當時欣宜裝聾扮啞，甚麼東西也聽不到，只管吃着桌上的乳鴿，說唯一告訴人家的，說欣宜是乖女，弄得肥肥啼笑皆非。

早陣子，港台製作「暢談普通話」邀請小柏林及欣宜演出，拍攝時，欣宜竟搶小柏林手上的食物，兩位小朋友爭東西吃，原定該日拍至下午四時收工，但肥肥事前跟欣宜說，倘若演得好便奬一條薯條，猶如教海豚一般，這方法果然有效，欣宜努力演出下，下午一時已告完工。

商業二台
DJ出動 徵集利是
捐助飢民

由香港世界宣明會及商業二台聯合主辦之「飢饉三十」，本年已定於四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為飢饉營舉行日，屆時商業二台會派出DJ與各營友共嚐飢饉滋味。

而為配合「飢饉三十」之分區飢饉活動特色，特設了幾個特備行動，今日下午三時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之羅馬圓形獻技場，舉行了一個徵集愛心利是大行動，希望各市民慷慨解囊。

郭秀雲遲到險遭除名
無綫被指是宣傳招數
金廣成稱乃公司重視藝員紀錄

就日前郭秀雲因遲到一事險些被無綫飛起在EYT的演出，監製金廣成重提此事時，認為當日倉卒下決定，主要對方有過不只一次遲到紀錄，而演員工作依時，吳雨亦曾多番向她提醒過，當日才會曾有「飛起」的決定。雖此，彼此日後合作，絕不尷尬。

今後無綫與郭秀雲有協議，若她再犯，便會立刻被「飛」，金廣成不否認對方工作落力，但在時間觀念上有問題出現，如果改善陋習則不失為好演員。

郭秀雲遲到風波，金廣成認為從而得知公司很重視藝員紀錄，以往，EYT藝員甚少遲到，加上肥肥、汪明荃兩位資深演員以身作則，準時報到，有時看見新加入演員遲到，便會追問原因，金廣成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有指無綫利用郭秀雲遲到作宣傳招數，金廣成强調沒有必要去做宣傳，而此事已告一段落。

EYT革新後，反應不錯，新年期間收視有廿四點，收看人數約一百廿萬觀衆，無綫為鼓勵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下周總經理鄭君略會安排慶功宴慰勞一班員工。

在家人、男友眼中，周海媚都是烏龍王。

新婚夫婦年見三次 女子力大無窮
郭晉安大開眼界
赴閩寡婦村拍戲

郭晉安接拍邵氏新片《雙鐲》，前天才由福建拍外景回來，該片他是第一男主角，與劉小慧合作，故事講寡婦村內盲婚啞嫁。在福建逗留了一個月，郭晉安感覺新鮮，他認識到寡婦村女性的真正生活。

安仔表示，寡婦村的女性都很怕醜，結婚第一年只可見丈夫三次面，包括成親當日，過新年和收成日子，這三次機會之內她們有孕才可與丈夫長相廝守，否則以後只能每年見面三次。

這種傳統至今仍保留，但安仔發覺有些地方出現早取婚姻自由的橫額，可能當地婦女受到外來電影、思想引入的影響。據他所知福建的男女都認為女人是强者，無須男人養活，兩個女人也可一起生活，不過她們並沒有涉及情慾。他在福建時聽聞有一對夫妻見面，太太準備禮物送給丈夫，而丈夫又為太太夏菜好好享受一餐，那天兩人各自乘巴士回家，剛巧上了同一巴士，該片他是第一男主角，與劉小慧合作，故事與愛情只能選擇其一。他坦言拍戲為不少人製造一個近乎完美的假象，探討感情問題，加以剖析，但能醫不能自醫，自己的感情經歷却是一片空白。

關錦鵬說可能自己性格比較開放、平和，曾經與不少女星合作，她們亦願意將自己過往的經歷、感情觀、婚姻觀等告知，由許多不同故事，豐富了他的創作題材，他將所有女星均視為自己的知己朋友，自己不可能有觸電感覺。

林其欣不滿TVBI厚此薄彼。

藝員並無新舊不和

穿梭娛樂圈

外間朋友以為我是亞視中人必定知道甚多內幕，其實這是一大誤會。公司有過千員工，我只是其中一小小藝員，生活空間限於錄影廠、化裝間或飯堂，接觸的只是藝員或製作部的部份同事，對公司高層的事根本不甚了了，很多時候公司有什麼大事發生我們也是和普通觀衆一樣從報章上得知，所以人家問起這些東西，我們當然亦無以為對的道聽途說更不好亂加意見，又基於本身是公司僱員，對於某些是在社交場合中談起這類話題我只能順左右而言他。

對於什麼新舊不和的傳言，我個人在工作中的感受其實亦未至於如外間所說的那麼嚴重。藝員這行業本身的工作組合是經常變換的，這個戲和這羣人合作，拍完了解散後，再接另一個戲又換上另一組同事。這種經常轉對手的習慣早已適應了，新新舊舊要分也分不清吧！就以林建明和盧海鵬來說，他們從無綫過來，屬牌級人馬，起初是有點生疏，但多合作，彼此熟絡了，大家也一齊飲茶食飯，無拘無束的。所以我以為藝員間是沒有新舊不和的。

（凌文海）